

從海洋沒人管到海洋美術館 ——拉黑子·達立夫

From Marine Debris to the Marine Museum — Rahic. Talif

日期 Date / 2018 / 5 / 19

地點 Location / 拉黑子石梯坪工作室

受訪者 Respondent / 拉黑子·達立夫

訪談者 Interviewer / 龔卓軍 整理 Editor / 陳熾晴、曾涵生



拉黑子·達立夫

1962年出生於花蓮阿美族Makota'ay港口部落，作品多以海洋文化與部落傳統精神，傳達對全球化課題的環境思維辯證。並以多年的田野調查及藝術行動，反省並探索部落及自身當下處境，探討族群結構瓦解及大社會變遷的現狀



拉黑子正在進行踏查繪圖。圖片提供—拉黑子

龔卓軍（以下簡稱「龔」）——這些是準備放在國美館置物間的物件？

拉黑子（以下簡稱「拉」）——對，我撿了很多物件，每一次到海邊的時候，幸運的話，會找到很好的物件。物件就放在裡面，當人用鑰匙一打開，會發現一個很重要的訊息，那也是一件禮物，我認為我在海邊撿的海廢都是禮物。另外，也會有文字在其中，文字內容會是當時我在東海岸發現這些物件的心情，以及我為何要撿拾這些東西的動機；就會有一封信、一個物件在裡面。今天發生的事是因為昨天的夢就決定好了，讓你得到這份禮物，這就是置物櫃中會做的事情。置物櫃一打開，就會引起人想去看信，思考為什麼會有這個禮物？作品剛好就在旁邊，如果置物櫃在那邊，我不去理它，觀眾每天進進出出，我覺得

沒有互動沒意思，但置物櫃裡面與作品之間產生關係後，反而更好。像我每天在太平洋沿岸走動，我發現這些有趣的物件，有趣的海廢，這些海廢都有一些人的記憶在裡面，它並不是垃圾。我要把這樣的觀念傳送給觀眾。

母體文化的傳承與開展

龔——這裡（按：石梯坪工作室）創作的氣氛蠻好的。

拉——我花了二十多年，帶他們在這裡創作。有人在自己的社區部落，但也要有人花時間去帶。後來我回頭去看，1990年開始，28年了。回來第三年，我也開始帶不同部落的人。譬如：希巨·蘇飛（Siki Sufin）、知本卑南族的伊命（Imin），然後開始帶我們這邊部落的年輕人。

龔——那時候帶他們做什麼？

拉——那時候說真的，叫他們去學創作，那是很困難的事情。因為我本身要去撿這些材料，我就每次帶他們溯溪，走海邊。我叫他們幫忙搬木頭回來，他們覺得：這些木頭能幹嘛？他們就慢慢參與，開始跟我一起做。我辦展覽的話，會帶他們出去，去看展覽，跟人家接觸。我把部落傳統的概念，重新注入在他們的生活，用現代的思維，讓他們比較能夠感受到。你必須要了解自己的母體文化，才有辦法透過母體文化創作。2000年有個非常重要的轉捩點，我接了東部海岸風景管理處跟太魯閣國家公園的委託案，我就開始用有薪水的方式請他們。

龔——專案還是專任？

拉——固定請他們。我又接了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的公共藝術委託

案，預算比較多，就用那個預算帶他們。就是一年、兩年都要跟著我，薪水不多，可是絕對夠讓人過生活，慢慢地他們可以自主，有機會自己辦展覽、出國。我以前想，到底我們部落未來要怎麼走，不管是保存文化，還是延續文化，或是認識自己——認識自己是非常困難的。認識自己的根，找回自己的母體文化，那是很困難的事情。要做創作或文創其實沒有那麼容易，兩者之間我最起碼選一，也就是傳承。沒想到，20年後我再回頭去看，是有成果的。

龔——這很不容易。現在很多文創的思考，沒有放這麼多能量在人的培養上面，太關注物件的生產。

拉——最近我們部落每天大概有十幾個來這邊，有時候我會拿一件送到部落去，放在那裡，部落的人就

會幫忙製作。那個互動真的差很多。原來在海邊廢棄的漁線沒人要撿，沒想到這個漁線拿過來，竟然可以重新把它捆綁變成一件作品。所以我的創作還是會跟部落、在地有一些關係。我要部落的人去接觸，讓他們知道，這些東西本來是海廢，不堪的、被丟棄的東西。如果我們從另一個角度面對它，其實它還有可用的地方。我把廢漁線丟到部落，他們說這可以用嗎？就會去聊，有時候會聊到編法，聊到材料，聊到為什麼會有這麼多漁網。我就會跟他們講，你覺得漁網對我們的環境好不好？很不好，那我們要怎樣面對它？這裡面就會產生一些影響。

龔——對，會帶動一些討論、記憶、對話。把這個變成一個關係性的連結。

拉——從最老的六十幾歲到二十幾歲的人都參與到裡面。這是我做創作另外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當然我有自己想要走的路，可是畢竟是從部落出身的孩子，還是必須讓部落的族人參與，因為我有很多想法都來自部落。

龔——作品的創作過程，有一個層面是帶動整個社區參與。

拉——作品拿去展覽的時候，會有影片，我就會告訴他們，你曾經參與過這樣的事情。看起來我們社區是一個非常遙遠的地方，可是透過某些事物，跟外界會有連結。你怎麼跟外界接觸，你必須把內在的東西呈現出來，自然會被人家發現。別人會看到美的東西，或是說他身上沒有的，他就想要從你身上知道，此時會有互動產生，這就是藝術創作與部落的互動。

我們最近講我們不要封海。我的身體是因為海洋孕育了我，我可以面向它。我就說我們不要封海，但我們要讓海洋喘息。怎麼喘息？海洋美術館第一條禁忌——海洋有所謂的禁忌，什麼時候不可以去捕魚？我們可以透過海祭的儀式，^[註1]把這一條加上去。一年的幾月，禁止捕魚。幾月的颱風之後，我們要主動去清灘。把這個變成我們的祭典，變成一個禁忌。如果我們今天硬要封海，就牽扯到政府、法令。別人仍然想要去捕魚，我們就以身作則。我們如果在復育的月份都不捕魚，我們就可以有話說：「我們在地人都不捕魚，在復育當中，為什麼你們一直捕魚？」政府

也會在這種狀況下主動協助。我們要做一個有想法的部落。就像創作一樣，創作要有想法。做這樣的事情，格局大一點。我們很難命令人家改變，為什麼？就像我們叫人家不要丟垃圾是很難的，可是感動人家去撿，會增加撿的人，很難減少丟的人。

像我們部落最近要成立海洋學校，我說不要成立海洋學校，要成立一個海洋的部落。我們這裡很多岩洞，成立在那邊。這個岩洞從一個人開始，你在裡面思考然後做記錄。當有第二個人覺得你這個概念很好，然後就慢慢地在這個空間成形，就是你們這幾個開始發起的。我們用這樣的方式開始成立這樣的

想法，開始推行。首先，不可以要求別人做事情，用你的身體去感動所有人，讓他跟你一起參與。

台北的時光

龔——你在97年回來之前，在台北的那一段，還蠻觸動我的。

拉——當時我26、27歲，在台北，一心想成為設計師，但我並非正規學校出身，很多不足的地方，都是靠著別人沒有的東西來把它呈現出來。我在台北火車站附近找了一份工作，那是我人生中最大的轉捩點。當時台灣政治有很大的變動，黨外人士在大都會中宣示自己主權、立場的狀態，我那時已當設計師，所以我每天要打扮自己，穿得

時尚像個設計師。有一次我看到一個在談論自覺意識的報導，我就開始思考：我是誰？

我還沒當兵前就開始學設計，我對設計很感興趣，後來我去當兵，我擔任班長，我要記錄每天發生什麼事情，但我不會寫，我就找了一位中文系的大學生，他用《中國時報》教我識字；另外一位讀建築的，他教我在報紙上畫直線，把它畫到全黑看不到字，我的徒手畫線條是從這邊練來的。後來我去應徵設計公司，他問說：「你住哪裡？」我說：「花蓮市」，他說：「你是山地人？」我說：「不是，我媽媽是客家人，我爸爸是香港人」。只要說我是山地人，他一定不收我

的，後來我真的有錄取，只是我跟對方說，我可以不要薪水，純粹學習，請他無論如何要我。但我沒有地方住，我就偷偷住在公司樓上狹窄的電梯間，有電梯啟動就有巨大的聲響。幾個月過去了，最後我鼓起勇氣跟老闆說：「公司的工讀生都很晚才來，可否給我一把鑰匙開門？」從此我就一直住在公司裡面，睡在那張義大利名椅上，而把那把鑰匙就打開了我的一生。

當時台灣尚未解嚴，沒有很多進口書，我們設計公司有很多國外回來的留學生的書，我就在那邊看到國外的書，慢慢地發現外在、外面的世界，以及我對藝術的認識，這就是我的圖書館。我看不懂其中

旅行

《旅行》是一組多重意涵的作品，為拉黑子每日行走於台11線與太平洋的浪濤間，即「五十步的空間」的所見景象。其中的元素包含了撿拾行動、繪畫、拖鞋拓印與阿美族族語的書寫，同時記錄了日期與公里數。繪製的畫面是他個人對於台11線的紀錄與觀看，不僅記錄了當下、回憶，以及一年之中的觀看者記錄變化與視線變化，同時也轉述了身為阿美族人的傳說、生命經驗以及觀看海洋的方式。

另一方面，畫面上的阿美族語，則揭露著拉黑子身為少數族群與主流文化之間的認知鴻溝，創作者必須在現場先用嘴巴將他想傳達的訊息用阿美族語說過一次，然後盡可能拼上羅馬拼音，回到工作室之後，則需看著那事實上很難流暢的羅馬拼音，試圖拼回原本的語意，並轉換成中文，最後由部落中熟悉羅馬拼音的族人Rara・Dangi進行再一次的翻譯與校對。為了盡可能降低每次轉譯間的落差，拉黑子與族人必須在每一次的翻譯中針對某些字詞進行反覆討論。每一次的重複進入與討論，都經驗著五十步的空間在「進」與「出」之間的交換關係。

以下每篇旅行文件，由拉黑子在旅行畫布寫下的阿美族語，也依序轉譯為中文、英文。英文部分由DJ Hatfield以阿美族語直譯。攝影—吳欣穎



編號：0010 | 日期：2013年10月9日 | 地點：台11線149.5K

kaeso' tengilen ko soni no riyar

海浪的聲音非常好吃。

the sound of the ocean is delicious to hear

我們有時候會用好吃來形容，非常好聽，好聽到很可口那樣。

We sometimes use the word "delicious" to describe the waves, because they sound so good we could almost eat the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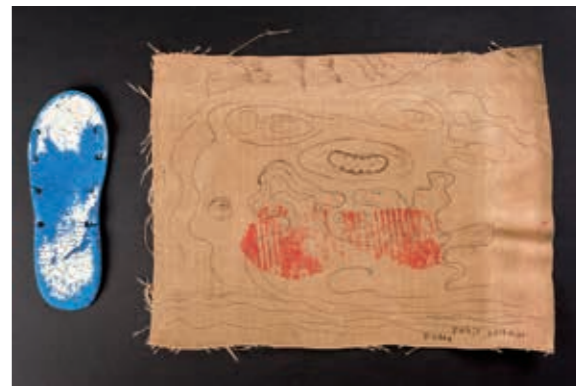


編號：0021 | 日期：2013年10月31日 | 地點：台11線146K

siw...siw... san to ko lifes caay pahanhan tataak to ko tapelik mahengheng ito mato padamayay to ko riyar

東北季風一直吹啊吹啊，咻！咻！吹個不停的北風。海浪也變大了，好像已經蠢蠢欲動了，海洋好像要讓他長髮菜了。

woosh! woosh! the northern gale blows without rest. boom! boom! the swelling waves follow. the beach all covered in sea grasses



編號：0032 | 日期：2013年11月21日 | 地點：台11線67K

faheka ko faloco' ako. kakilim san kako. anini matama to koya faloco'ay ako a kangalayan itira i kasofocan ako

我的心裡非常驚訝。我一直在尋找。現在已經找到我心裡面的東西。就在我出生的地方。

i am surprised. i have searched and searched and now have found what my heart had wanted. there in the place i was born

台語、木工，並且給我便當就好了，這也改變了我的一生。我在那邊待了兩年，把大約兩百、三百本的雜誌，每本看了至少十次。有一次被設計師發現有人在上面畫線，他說：「誰偷看我的書？」我就說是我，後來他們多少會教我，我就從這裡知道透視圖、平面圖等等，都是從這裡模仿出來的。一直到我看到了黨外人士在抗爭、民進黨在遊行，我那時就思考：「我到底是誰？我該怎麼辦？」到我27、28歲時，台灣開始有些政治動亂，我就開始有一些新的思維：我的族人未來該怎麼走？如何面對世界的潮流？因此最後在1990年時，我決定回到部落，這是對當時階段的我影

響最大的。

如果沒有那樣的大環境，我也不可能有機會，沒有那樣的圖書館，我不可能透過書籍認識歐洲、西方的世界。我從16、17歲就去遠洋抓魚，而後去當兵，學會了認識字。我去應徵的時候，當時我的部落不太可能認識留學生，而我在設計公司卻認識很多。那個年代大部分出國都是念建築的，從他們身上、一舉一動，果然就是不一樣，因此就改變了我很多的事情。後來我要離開公司時，我們老闆說：「你第一天來我就知道你是山地人了。」隱瞞真的非常累。

以踏查為起點的176公里計畫

龔——可以談談176公里的計畫嗎？是從什麼狀態下開始的？

拉——176公里的資料，所有的植物、地名、人名、藻類、貝類等等的古名，可以讓觀者在其中閱讀，我有的用比較田野式的紀錄，有的是以徒手或相機拍攝的東西。裡面會用二至三種的語言，可能會是母語與中文——母語是很重要的，因為它牽涉到地形、地物與文化的發展。另外，教堂的紀錄會當做輔助，裡面的人名和地名，涉及信仰的改變，最後還有橋的建立，因為公里數的誕生和橋有很大的關係：沒有橋就不能通過，部落各自相對獨立無事，也就沒有公里數。我也有大概了解這個區域中，每座橋和

| 030

溪都曾經有的歷史故事。【註2】

龔——你之前曾提到帶部落年輕人去溯溪，所以那時就對海岸、溯溪的過程都做了調查？

拉——對。舉例來說，八仙洞往北過去是樟原橋，有一條南溪，南溪是1877年時我們與清朝的第二次戰役（按：大港口事件），在那個地方發生的故事。那裡有三座橋，日據時代到民國一直到現在的橋，都有不同故事在裡面。而溪的源頭又和嘉義的北回歸線在同樣緯度，此地的居民應該只有阿美族，但怎麼會有布農族？布農族怎麼來的？他一定是越過了縱谷。另外一方面就是去拍攝教堂，它是一種心靈的、特殊的建築，也是歷史上西方進來

後的一個據點。

龔——所以在你的調查中，有原先地理的調查，也包含這些語言與名稱、命名的調查，以及教堂的調查、生態的調查，都是沿岸的，它是好幾層的。

拉——所謂路上作為銜接的橋，橋與馬路會連結，橋這件事情也改變了部落的生活型態，原本有距離，變成了沒有距離，原本的交通是以天計算，後來變成以時來計算，我們本來會用白天來計算，現在變成用腳步來計算。

另外，教堂也是故事，我花了很多時間在處理，在教會來了以後，它改變所有當地的文化習性，改變了整個生活的習慣。

【註釋】

- 1.海祭 (Misa cepo')：每年5月初，稻出穗時，由頭目率領各年齡階級的男性族人舉行。前一日夜間到海裡捉魚，當天大家一起面向海洋，為族人祈求海上工作平安且漁獲豐盛，午餐要把捉來的魚通通吃掉，以求下次獲得更多的魚。
- 2.在2013年所啟動的《五十步的空間》系列創作裡，拉黑子透過每日行走於台11線與太平洋的浪濤間，即「五十步的空間」所見景象，延續颱風計畫撿拾拖鞋的經驗，繼續進行一個規律的行走與人為廢棄物撿拾。「五十步的空間」泛指潮間帶向陸地觸及的海岸地帶。創作命名出自於拉黑子父親生前語重心長的一句話「我們只剩下五十步」，話語中道出人們對於自然環境、傳統文化的輕忽呈顯在這樣的地帶上。



編號：0056 | 日期：2013年12月6日 | 地點：台11線151.5K

pinaon to tireng maalaaw no riyar

小心你的身體，不然會被海洋帶走

watch out, or you will be taken away by the ocean

儘管從古到今，部落裡也常會有身體被海洋帶走，但我們仍始終面向海洋。Although the tribe has lost countless people to the sea since ancient times, we continue to face the ocean.



編號：0078 | 日期：2014年5月3日 | 地點：台11線123.5K

wata~ fangcal ko lemed ako saka natosa to maaraw kona fitaol. i tatihi' nira, adihay ko mafotelakay a hana maaraw ko sacicoong sananay ho a yasi kalipahakan kona romiad Tolik a niyaro'

哇～我的運氣非常好，第二次碰到這個蛋，他的附近花也開了，也看到了剛發芽的椰子，今天是非常快樂的一天，都歷的部落

wow! my dreams are beautiful. this is the second time i saw these eggs nearby them, many flowers bloomed. i saw sprouting coconuts, also. such happiness today in Tolik Village



編號：0083 | 日期：2014年5月5日 | 地點：台11線66.5K

misa cepo' 海祭

o misa cepo'an a nini a romiad kiyo' sanay ko orar. sararawraw san ko finaolan mato caayay to kalipahak ko riyar mafokil to ko finaolan miaray to riyar. nonghaln ko hekal no riyar tamo lakaw san caay to pisikol ko finaolan

今天是海祭的日子，怎麼會下這麼大的雨？部落的人喧嘩個不停，吵吵鬧鬧，好像海洋並沒有那麼快樂，部落的人已經不知道如何感激海洋了，海洋的周遭環境，都是垃圾，沒有人去在意他。

it is the day of the ritual to reverence the ocean today. why did it rain? the villagers fuss and quarrel as if the ocean is unhappy, as if the villagers have forgotten how to give thanks to the ocean. see how there is garbage all around the shore? and the villagers have hardly noticed it



編號：00086 | 日期：2014年5月22日 | 地點：台11線65K

mipodpod to adingo ako mipodpod to mahidaay a ako mipodpod to malasawaday no to'as

我在撿我的影子，我在撿我遺失的，我在撿已經遺失的過去。

i gather my soul (reflections)
i gather what i have lost
i gather the neglected ancestors (past)